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五

事考

周烈王四年魏敗趙蘭

史記趙世家成侯三年魏敗我蘭魏世家武侯十

年敗趙北蘭

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曰趙北蘭也

顯王十有八年秦攻趙蘭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十四年秦攻我蘭

四十有一年秦取趙蘭離石殺其將趙疵

史記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

河西取我蘭離石

事考

(25375)



慎靚王五年秦取趙西都中陽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

六國表作

秦取我中都秦本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九年

西陽安邑六國表作取趙案漢西河郡有西

伐取趙中都西陽中都西陽安邑都中陽二縣太原郡有中

都縣此趙之邊邑近秦者當以趙世家作西都中陽爲正

秦本紀及六國表並轉寫之訛又六國表連安邑言之豈趙亦有地名安

邑者歟似亦有舛誤

赧王二年秦拔趙蘭虜其將趙芑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

正義曰本一作芑音匹婢反案秦本紀惠文君後十年伐敗趙將

泥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六國表趙武靈王

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徐廣於趙將泥云泥一作莊

今考作莊作泥作英皆芑字轉寫之訛

三十年趙與秦會中陽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秦本紀昭

襄王二十二年與趙王會中陽

後十有餘年秦拔趙蘭離石

戰國策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

而請內焦一作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秦

下同

趙背秦，不予焦黎牛。孤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記作傷伐趙，攻闕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啟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闕與，反攻魏，幾廉頗。趙幾大敗秦師。秦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下。趙世家繫之。惠文王二十九年，值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昭王三十七年，其後二十二年而秦拔趙榆。

次三十七城，又二年而秦拔趙晉陽。

漢高帝三年，假左丞相曹參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而令參還。關公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七年，擊匈奴。左右賢王追至於離石。

史記韓王信列傳：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

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於離石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

永和五年九月丁亥以南匈奴寇徙西河郡治離石後漢書順帝紀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迫殺南單于九月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離石縣在郡南五百九里西河本治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南匈奴傳永和五年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

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

### 五原

建安中分南匈奴之衆爲五部以劉豹爲左部帥居太原郡茲氏

晉書劉元海載記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真鞮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卽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

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  
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卽元海之父也魏武  
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  
爲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  
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  
陽汾澗之濱匈奴傳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  
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  
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  
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  
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

北朔轉難禁制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  
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  
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原  
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  
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  
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  
塞外匈奴木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  
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  
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案於扶  
羅以其衆留漢後漢書云乃止河東是也於扶羅立

當中平五年呼廚泉立當興平二年晉書匈奴傳太原故汝氏縣乃茲氏轉寫之譌

晉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露降西河離石

永興元年八月匈奴左部帥劉淵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十有一月僭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使將軍聶元討之爲淵所敗淵將劉曜寇中都陷之

晉書劉元海載記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元海曰漢有天下世

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東嬴公騰使將軍聶元討之戰於大陵元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汝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魏書序紀昭帝十年晉惠帝爲成都王穎逼留在鄴匈奴別種劉淵反於離石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帥十餘萬騎帝亦同時大舉以助之

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會惠帝還洛騰乃辭師桓帝  
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案晉載記言騰率并州二萬餘  
戶下山東卽劉琨故從事盧誕崔悅表所稱太原西  
河盡徙三魏是也

二年并州刺史司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解等討劉淵  
次於離石汾城與淵將劉欽等戰瑜軍敗績

晉書劉元海載記永興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  
解等討之次於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  
等六軍拒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  
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  
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魏書序紀昭  
帝十一年劉淵攻司馬騰騰復乞師桓帝以輕騎數  
千救之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

永嘉初并州刺史劉琨鳩集傷痍以拒淵降者萬餘落  
淵遂遷於蒲子

晉書劉琨傳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  
匈奴中郎將時東羸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  
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  
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



棘收葬枯骸造府廟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鞮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劉元海載記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爲琨所敗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大興中石勒將石虎破走鮮卑鬱粥于離石盡降其衆城

晉書石勒載記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

咸和七年寇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

北魏天興元年三月離石部帥呼延鐵西河部帥張崇等聚黨數千人叛詔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書庾業延傳後賜名岳呼延鐵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

二年八月西河部帥護諾於內附

永興二年十有二月辛巳詔將軍周觀率衆詣西河離石鎮撫雜部

三年六月西河張賢等率營部內附

五年五月乙卯詔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等率衆三千鎮西河十月丁巳與將軍元屈擊吐京離石叛部失利潔失馬登山方戰矢刃俱盡遂被執勤戰死

魏書劉潔傳河西張外建興王紹等聚黨爲逆潔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部時離石部出以眷引屈旬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方戰矢刃俱盡爲其所執送詣屈旬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旬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

神瑞元年二月赫連屈子入寇河東蒲子西河部曹成吐京民劉初原攻殺屈子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三百餘人

延和三年七月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雜部白龍於西河九月戊子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

魏書陳建傳世祖討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

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太武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奚眷傳世祖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共討白龍於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娥清傳鎮并州討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遷平涼將軍

太延三年七月戊子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討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太平真君六年二月幸上黨遂西至吐京討徙叛部出記郡縣

魏書源賀傳從擊白龍又討吐京部皆先登陷城進號平西將軍

八年正月吐京部阻險爲盜詔征東將軍武昌王提征南將軍淮南王他討之不下雜部曹僕渾等渡河西休山以自固

九年二月徙西河離石民五千餘家于京師

和平元年二月衛將軍樂安王長督東雍吐京六壁諸軍西趣河西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以討河西叛部豹子等與賊相對賊遁走不覺無捷而還

三年部帥賀畧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安西將軍陸真擊破之殺五百餘人

皇興中河西都將李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

魏書李洪之傳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西河都將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力開以大信聽其復業遂降顯祖嘉之還拜尙書外都大官案天安元年以侍中陸定國爲東郡王皇興四年爲司空此言陸定脫一國字

延興元年十月朔方民曹平原招集不逞破石樓堡殺軍將

太和申命中堅將軍奚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吐京叛部賊自號新支王遣精騎一千邀路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

太和十四年八月乙未汾州靄霜

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二十有一年三月乙未車駕南巡己酉次離石叛部歸罪宥之

景明元年八月乙亥汾州暴風靄霜

二年五月癸酉汾州大雨雹六月乙巳又大雨雹草木  
稼雉兔皆死七月甲戌暴風大雨雹起自汾州經并相  
司究至徐州而止廣十里所過草木無遺

正始二年五月汾州靄霜殺稼

三年六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延昌四年閏月汾州獻白狐

神龜元年正月汾州上言永安縣木連理

正光末汾州吐京雜部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  
黨作逆衆至數萬詔員外散騎侍郎裴慶孫爲募人別  
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賊屢來逆戰慶孫  
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突陳賊衆大潰

孝昌中余朱榮旣據并肆以汾州部逆表加王椿征虜  
將軍都督尉勞汾部汾部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在降  
下

永安三年余朱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永熙二年正月  
丁酉齊獻武王大破余朱兆於赤洪嶺衆並降兆竄於  
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

天平三年九月辛亥汾州部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  
立百官年號平都齊獻武王討平之

北齊書莫多婁貸文傳汾州部爲寇竊高祖親討最

以貸文爲先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三十人牛馬各五十匹布一千匹

四年四月汾州霜旱人饑流散所在開倉賑給

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

三年齊獻武王出軍襲雜部分爲二道以大司馬石城郡公斛律金爲南道軍司繇黃櫨嶺出獻武王自出北道度赤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是年汾州西河北山有火潛行地下熱氣上出

五年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北齊天保三年九月辛卯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

四年正月丙子雜部圍離石戊寅討之未至賊已逃竄五年正月癸巳討雜部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氏所不能至於是遠近雜部莫不懾服

河清二年四月汾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

北周建德五年十月癸亥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爲前鋒守雀鼠谷柱國趙王招率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

州諸城十有二月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周書趙僭王招傳建德五年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

宣政七年步落稽入寇西河司武上大夫宇文神舉率衆與越王盛討平之時突厥與步落稽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

隋仁壽二年西河有人乘騾在道忽爲廻風所飄併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

四年八月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楊素率衆數萬討漢王諒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而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走

大業十年十有一月乙卯離石部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克

唐書劉季真傳劉季真離石部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

十有一年五月癸卯賊師司馬長安破西河郡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一  
十有二年四月，甄翟兒號歷山飛，衆十萬，所在劫掠。十有二月，太原留守唐公擊破之於西河。

隋書煬帝紀十二年十二月，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其男女數千口。唐書太宗紀高祖擊歷山飛，陷其圍中，太宗馳輕騎取之而出，遂奮擊大破之。

十有三年六月，唐公傳檄諸郡稱義兵，以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世民爲燉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元吉爲姑臧公，引兵徇西河。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殺德儒。

唐書隱太子建成傳：隋末高祖被詔捕賊汾晉間，留建成護家居河東。高祖已起兵，密詔與元吉赴太原。隋人購之急，從問道至，授左領軍大都督，封隴西郡公，引兵畧定西河。太宗紀：高祖已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柴紹列傳：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冀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

賀。

是時劉季真擁衆劫掠離石境，諸郡復相嘯聚。太守楊



子崇自孟門關赴京師因道路不得通而還七月甲寅唐公遣將張綸徇下離石尋討劉季真平之

隋書楊子崇傳楊子崇高祖族弟也出爲離石郡大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大怒下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都中諸部復相嘯聚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輜重半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旣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遂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下城中豪傑復出應之城陷子崇爲讐家所殺唐書劉季真傳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眞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真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滄州勢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真奔高滿政俄被殺

唐武德二年劉武周總兵二萬入寇六月丁未陷介州

尋破平遙離石部劉季真叛應武周陷石州刺史王儉  
殺之太常少卿李仲文守浩州兵力孤絕齊王使都水  
監新興郡公趙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文恪  
棄城遁武周兵畧浩州九月賊將宋金剛據介州晉州  
道行軍總管裴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爲賊  
所搏兵大潰賊遂南侵十月詔秦王督兵進討劉武周  
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饗道驃騎大將  
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三年三月乙  
酉劉季真降秦王與宋金剛相持左一總管劉宏基以  
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躡賊歸路四月金剛戰敗秦  
王退至雀鼠谷日中入戰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  
走介州官軍追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  
王令李世勣程醜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遜秦武通爲  
南軍旣戰小郤王以精騎突擊破之劉宏基亦率騎尾  
戰與秦王合擊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  
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

唐書太宗紀武德三年四月擊敗宋金剛於柏壁金  
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宿於雀鼠谷  
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行至浩州乃得  
食而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劉宏基傳從

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繇隰州趨西河賊銳甚宏  
基堅壁儲勇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  
擊大破之累封任國公尉遲敬德傳尉遲敬德名恭  
以字行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武德三  
年金剛敗走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  
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  
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  
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  
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  
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  
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  
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  
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  
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擒其將  
陳智畧獲排箭兵六十王頤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  
獨保無他河相報速和賜金銀一篋

貞觀八年七月汾州青龍見吐物在空中光明如火墮  
地地陷掘之得元金廣尺長七寸

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

景雲二年正月甲戌汾州地震壞廬舍有壓死者

天寶中楊仲昌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上其  
政

廣德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反屯汾州九月壬寅裴遵慶  
宣慰僕固懷恩於汾州三年懷恩走靈州

唐書僕固懷恩傳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  
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  
軍懷恩旣父子新立功舉河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  
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  
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拒晉州張如岳據沁州高  
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雲京所歸雲京

已厚結其歡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明白奉先過  
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今何自親  
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奉先厚  
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右匿  
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先  
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  
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荅之俄抱玉表  
懷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  
四品官增封戶五百子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  
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

尚書朔方行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  
爲讒毀屈無以自解乃尚書陳情又言來瑱之誅不  
暴其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  
可否不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嫌且欲其悔過  
故推心待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  
遵慶至懷恩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卽  
勸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柰  
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  
賞瑒已及誅懷恩乃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  
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  
不遣卽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  
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  
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於陝臣見懷  
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  
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  
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柰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  
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  
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  
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瑒攻榆  
次未拔退兵於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勣

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分衆變禍且及我柰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勲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舊唐書郭子儀傳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汾并諸縣以爲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維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唐書李抱玉傳從父弟抱真抱真字大元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歎其下日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旣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

二年六月丁卯有星竄於汾州

貞元二年吐蕃尙結贊入寇詔侍中馬燧爲綏銀麟勝

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之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

咸通三年夏平遙民家羊生羔如犢

五年冬汾石隰等州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十二年正月汾州孝義縣民家鼠多啣蒿芻巢樹上

天復元年四月汾州守將李塘迎梁軍降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五月晉將李嗣昭符存審復取汾州誅李塘二年二月及丑梁將朱友寧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大疫解去丁卯晉將周德威李嗣昭復取汾慈隰三州

唐書沙陀傳友寧長驅畧汾慈隰州皆下遂圍太原嗣昭夜擾友寧營汴人驚引去德威追之抵白壁關復收慈隰汾三州

周顯德元年四月河中節度王彥超與侍中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僅驅以先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遂引兵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將安彥進獻行在

建隆元年九月壬寅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十月乙酉晉州兵馬鈴轄荆罕儒領千餘騎抵汾

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吐京原。北漢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彥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裏甲。據胡牀。享土方割羊臂。臠以啖。聞彥進小卻。卽上馬麾兵徑犯敵鋒。并人攢戈春之。罕儒猶格鬪。手殺十數人。遂戰死。

開寶二年二月乙卯。命趙贊爲汾州路部署。以伐北漢。辛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率兵圍汾州。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北漢節度使蔚進盧遂以汾州降。七年。汾州民鄭訓妻一產三女。

淳化元年八月。汾州悉達院僧智巖頭生角三寸。

二年四月。汾州旱。

至道三年。汾州民趙演妻一產三男。

景德元年十一月癸丑。石州地震。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知汾州王守斌獻嘉禾圖。

天聖中。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梓手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河東轉運使孫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

慶歷七年九月。汾州嘉禾合穗。

皇祐二年九月。石州嘉禾異晦合穗。十二年。石州禾四



莖合一穗

熙寧四年二月辛巳汾州禾異莖同穗

元祐元年石州禾異晦同穎

建中靖國元年石隰等州

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將銀术孛董攻汾州縱兵四掠知州張克戢禦之燕人先內附在城中者數十陰結黨欲爲內應悉收斬之數選勁卒撓敵營出不意焚其柵敵懼引去

靖康元年六月金兵逼汾州城下知州張克戢堅守河東察訪使張灝都統制張思正轉運使李宗來援八月戊申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縣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時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九月思正聞太原不守紿言出戰與灝宗奔慈隰平遙久與金抗金兵先陷平遙遂脅降介休孝義等縣十月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戢兵馬都監賈亶死之尋取石州

金史太宗紀天會四年八月宋張灝率兵出汾州拔離之擊走之九月鶻沙虎取平遙靈石孝義介休諸縣十月婁室克汾州石州降婁室傳宋張灝軍出汾

州拔商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葛速拔商速與戰。灝大敗。婁室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邪律。塗山。傳宗。翰。伐宋。塗山爲先鋒。至汾州。遇宋將折家軍。請濟師。併力破之。突合速傳從諸帥。列屯汾州之境。宋河東軍帥郝仲連。張思正。陝西軍帥張關索。及其統制馬忠。合兵數萬來援。皆敗之。孛董烏谷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軍。士沒者數百人。突合速謂烏谷曰。敵皆步兵。吾不可以騎戰。烏谷曰。聞賊挾妖術。畫馬以繫其足。疾甚。奔馬步戰。豈可及之。突合速笑曰。豈有是邪。乃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

建炎元年。復石州。金戍將烏虎棄城走。

紹興九年。出兵涉河東。復石州。金將斜卯阿里來攻。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

十年秋。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川。陝。宣。撫。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爲。叛。將。趙。惟。清。所。執。死。之。所。復。之。地。旋。入。於。金。

金天眷三年。寧鄉縣地震。

皇統三年。寧鄉縣嘉禾生。

大定十七年秋。石州東鄉白果地。產嘉禾。四莖。莖長三尺五寸。定胡縣令表獻於朝。

興定二年六月甲辰石州賊馮天羽衆千據臨泉縣爲亂帥府命將討捕之爲賊所敗旁郡縣將謀應之州刺史紇石烈公順赴以兵天羽等數十人迎降公順殺之餘賊走保積翠山遣將王九思攻之不下詔國史院編修官馬季良持誥勅金帛往招之比至九思先破柵殺賊二千人餘復走險已而其黨安國用等詣季良降者五千餘人分其衆於絳霍間九月戊子元兵徇汾州節度使完顏訛出虎死之辛卯元兵下孝義縣十二月乙卯以禮部侍郎抹撚胡魯刺爲汾州軍節度使

元太祖十五年十二月上黨張開以萬衆寇汾州征行元帥左監軍杜豐率精騎五千敗之

太宗二年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河東路南兵馬都元帥李守正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薪楊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

至元元年十一月丁酉太原路臨州進嘉禾二莖

二十三年夏寧鄉大旱

二十九年寧鄉饑

元貞二年六月離石雨雹

大德七年汾州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震成渠泉湧黑沙汾州北城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

汾州府志 卷二十一

十一年八月平遙縣水

延祐七年八月汾州平遙縣水

泰定元年三月石州離石寧鄉縣旱饑賑米兩月

三年九月汾州平遙汾水溢

天歷元年九月石州之塢堡口汾州之向陽關皆令穿

塹壘石以爲固調丁壯守之

至順二年四月石隰等州旱

三年六月汾州大水

至正九年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八十

一馬指揮沙不丁討平之

十年五月汾州平遙縣雨雹七月平遙縣汾水溢十二

月庚子孝義縣雷雨

十三年七月汾州白彪山坼十二月汾州雷雨

十四年夏四月癸巳朔汾州介休縣地震泉湧秋七月

壬午汾州孝義縣地震十二月辛卯孝義縣雷雨

十五年十一月戊戌介休縣桃杏花

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十八年六月汾州大疫

十九年夏四月癸亥朔汾水暴漲秋七月介休蝗八月

汾州孝義平遙介休三縣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

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饑民捕蝗以爲食  
二十年汾州孝義縣自四月至秋不雨十一月李羅帖  
木兒以兵侵汾州察罕帖木兒以兵拒之

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  
槍忽生火焰抹之卽無搖之卽有十二月石州河水清  
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

二十六年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縣大雨  
雹秋七月辛巳朔介休縣文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  
而落辛亥汾州之孝義平遙二縣石州同日地震有壓  
死者

二十七年七月介休縣雨雪

二十八年六月壬戌汾州孝義介休二縣臨州隰州之  
石樓皆地震

明洪武九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傅友德行省  
右丞薛顯擊賀宗哲於石州拔白崖桃花諸山寨

永樂十一年八月寧鄉大雨雪

十二年秋八月寧鄉雨雪

景泰元年寧鄉霽霜殺稼山西巡撫朱鑑奏石州寧鄉  
等處宜令汾州營守備協守從之

天順六年寧鄉饑

成化六年三月朔石樓縣風霾

九年春三月石樓縣地震秋七月再震有聲如雷

十八年六月寧鄉水

十九年孝義旱

二十年孝義縣旱大饑寧鄉饑疫遣使賑恤免通省田租之半

宏治元年秋八月寧鄉雨雹

十四年正月孝義大水

正德元年孝義縣民薛大室壁倏見樹影枝葉扶疎如繪逾月始隱石樓大有年

三年石州獲白鹿知州張克恭以獻

四年七月介休大水平地起波丈餘城南長東鄉地裂里許闊二丈深不可測水皆下洩

五年夏四月汾州黑靑

六年汾州黑靑居民咸鳴鉦鼓燃燈達旦彌月乃止石州饑

八年介休孝義黑靑見五晝夜始滅

十一年寧鄉饑

十四年石樓饑

嘉靖元年八月寧鄉地震汾州大稔

八年正月朔寧鄉大雨雹六月汾州螟蝗食稼秋七月石樓隕霜八月孝義縣地震

九年寧鄉饑

十二年盜據劉王岫八月石樓霰霜害稼寧鄉汾州石州大饑道殣相望

十三年二月盜犯黃蘆嶺逼吳城石州同知陶璽率衆擊賊賊奔退追至黑暗嶺遇伏璽與部下閻大剛王天佑等力戰死冀南道朱孟震集各路兵平之

十四年四月石州王峪莊民李賽牛將生犢黃氣滿廐牛卧終日既生形似麕尾似牛有鱗以爲怪棄之識者知爲麟負入城身黃如金口赤如丹有司厚資之以麟死不奏貯太原庫

二十年九月辛亥韃靼部俺荅寇石州大掠而去

二十一年七月朔介休孝義俱晝晦星見如深夜俺荅入寇由太原南下掠汾州等處列營汾水東西大衆駐平遙介休間諸將無敢乘險邀擊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起營躡寇力戰自已至西卒無援者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成亦力戰死之

二十三年孝義汾州大水傷稼

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午時汾州五色見日邊長一丈

餘廣二三尺移時方散

二十八年春三月介休地震

二十九年夏四月汾州風霾晝晦

三十年汾州火

三十四年十二月汾州地震

三十五年平遙大水汾州大有年

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平遙地震

三十九年寧鄉石州疫

隆慶元年九月癸亥俺荅陷石州殺知州王亮采屠其民遂由向陽峽分掠孝義介休平遙隰州等處男女死者數萬遣間入汾州分守冀南道宋岳獲之遂移兵州

城下攻八晝夜不克乃引去

萬曆七年孝義疫

八年寧鄉見天開如眼光耀燦人

九年寧鄉饑

十七年介休縣署梁間生靈芝十六莖明年復茁一莖

二十年夏四月寧鄉大雪三尺不害麥

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復圓汾陽見暈珥

二十六年介休旱

二十八年春正月汾陽介休孝義天鼓鳴隨有白氣一



道經天踰時方散。

二十九年汾陽孝義臨縣永寧州大饑。

三十年夏五月永寧州雨雹大如雞卵孝義民武惟揚妻一產三男。

三十二年夏六月平遙水。

三十三年介休水夏六月孝義縣暴雨孝河泛溢水入城壞廬舍傷人甚衆。

三十四年春正月平遙雨雹寧鄉縣民高天順妻一產三男夏五月汾陽星晝見十餘日。

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平遙地震。

三十八年汾州旱饑。

四十一年春三月平遙大水。

四十三年平遙地震有聲。

四十六年夏四月平遙介休地震。

崇正四年五月流賊至介休義棠鎮知縣何騰蛟嚴守以待賊留三日而去寧鄉石樓等處俱被剽掠五年賊分道四出連陷隰州等處邢天狼上天龍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巡撫許鼎臣督張應昌頗希收艾萬年兵七千人駐汾州討賊叅將劉光祚游擊王尙義敗賊張有義於臨縣賊還兵犯之軍盡覆土寇王豹五陷臨縣與

田福田科等相倚六年春撫標中軍陳國威誘田福斬之縣其頭城下劉光祚與諸將急擊豹五及閻正虎上天龍邢滿川等始離境遠竄賊犯石樓劉光祚分三道出擊大破之斬隔溝飛撲天虎等六人獲首功三百七十又數敗賊於臨縣撲天飛等詐降光祚設伏斬之而叅將虎天威從巡撫許鼎臣擊賊介休殲其魁九條龍鼎臣令總兵張應昌軍汾州先是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是年十二月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綏盜悉平七年正月巡撫戴君恩誘孝義土寇通天柱斬之令副總兵艾萬年捕殺豹五等

五年夏四月臨縣有野雉集城中匹山兩月始去九月臨縣雞輒鳴滿城不已

七年夏有流星出參宿間有聲紅光如纒直垂至地良久方滅汾州平陽兩府皆見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介休空中火光如斗自西起墜於東南經過有聲

八年正月十四日介休地震十九日夜城東北有聲如

汾州府志 卷三十五  
三  
壽占者謂之城吼。

十二年秋孝義介休蝗食禾如掃冬介休見彗星入北斗。

十二年冬十二月介休空中有赤光數十丈起西南墜於東北。

十四年介休平遙水。

十五年夏四月介休隕霜殺麥臨縣饑冬十月寧鄉桃李花。

十六年九月寧鄉水內生花如雕縷。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渡黃河而東陷汾州府知府侯君昭知縣劉必達死之。

國朝順治二年春二月汾陽蚩尤旗見夏五月介休三雹傷麥地震。

三年介休太白經天寧鄉蝗。

四年臨縣城堞火光燄發以物擊之卽燃熟視無燬介休臨縣蝗賑恤有差。

五年汾陽太白經天。

六年四月流寇餘黨姜瓖王顯名攻汾州府知府黃廷柏死之榆林賊平德圍臨縣防兵背城力戰老營堡副將羅映壇由北路南下汾州叅將甯獻功踰漢高山西

來大破平德張再元賊遁走

七年介休寧鄉蝗

九年臨縣雨雹平遙水

十年三月汾陽地震

十二年夏四月臨縣雪深三尺六月介休地震秋七月

汾州汾河西移二十里

十二年夏四月永寧州雨雪盈尺介休雨雹

十六年閏三月孝義火

康熙三年汾州府潦

四年夏五月汾州府太白經天

六年冬十月寧鄉見山市連城樓閣數座

十二年夏四月臨縣地震

十八年汾陽平遙介休地震

十九年孝義介休地震

二十一年十月癸未介休地震

二十二年夏五月臨縣龍起冬十月平遙臨縣地震奉  
旨賑恤併免次年稅糧三之一

二十三年汾陽臨縣水

二十六年四月臨縣大風雪積二尺許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介休有流星光如日自東南墜

西北擲地有聲

二十九年介休好蚘蝻傷黍

三十年介休旱蝗民饑

詔發穀賑恤仍蠲免稅糧

有差

三十三年癸酉孝義地震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永寧州地震兩旬不止

三十五年夏汾陽永寧州旱冬臨縣無雪

三十六年六月孝義水汾陽寧鄉臨縣永寧州旱疫

三十七年免通省稅糧

三十九年夏五月臨縣暴水壞城

四十二年汾陽好蚘蝻食黍穀

四十四年春正月平遙天鼓鳴是年孝義報縣民霍鍾  
昌壽百歲

五十一年免山西錢糧及舊逋

五十二年汾陽民李應讓妻一產三男

五十九年汾州府等屬旱無禾免稅糧有差

六十年平陽汾州府等屬旱無麥斗米至八九錢奉

旨遣左都御史朱軾賫帑賑恤仍免稅糧有差

雍正二年孝義縣大稔汾陽縣民賈三聘之妻馮氏壽  
百歲

四年十二月丙寅臨縣永寧州寧鄉等州縣黃河激清自口外界起歷火山孟門龍門砥柱下達豫省凡山西布政司境上下二千餘里河清如鑑一月有奇越明年正月己亥庚子始復

五年秋八月平遙臨縣嘉禾一莖二三穗至五六穗

六年臨縣嘉禾一莖六穗

七年八月以山西連歲豐亨 詔免通省庚戌年地

丁銀四十萬十一月又以民人急公復頒 詔免辛

亥年地丁銀二十萬

九年九月丁丑石樓緣城東北隅溪河將衝城址忽湧沙堆改向北流自闢支河一道袤百九十丈廣六七丈深七尺

乾隆二年臨縣永寧州旱緩征賑恤有差

三年十一月寧鄉縣地震

八年臨縣民薛以新妻一產三男

十年奉 詔免通省戊辰年稅糧

十六年免汾陽介休孝義三縣地丁銀十之一

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汾陽介休二縣水濱汾居民照例緩徵

二十三年平遙介休二縣水免濱汾居民稅糧

二十四年臨石樓永寧寧鄉四州縣旱饑免徵有差。  
二十七年九月臨縣空山石大如斗墜城南隅。

三十二年臨縣民李映質等三男。

汾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雜識

薛亨學記俗尚儉重文義近競豪奢。

馮琦府治記民物浩穰俗用侈靡訟獄滋煩。

趙喬年風俗利弊說民率逐於末作走利如鷲而又無  
富之實有富之名歲辦額辦雜辦日益月增附郭一邑  
頃且無端加稅八千有奇民窮而偷訟獄繁興一言不  
合諱語構訐一錢相競格殺輕生豪有力者通大猾爲  
窩訪睚眦之恨株連旁及必報爲快且以開騙局焉憮  
投匿名鬼狀陰圖叫嚇報復迭迭破人產隕人命莫可

究詰羣告黨證誣者十之八九幸得其情抑之不勝輒復刁訟於上語侵縣官見謂偏護過聽使若不得其直也甚則父子兄弟駢首對簿不難廷辯以爭錐末卽父訴失養其子猶嘖嘖許父過不已也是尙可令漢賈生見也哉

舊志平遙地瘠薄氣剛勁多耕織少商賈健訟尙侈紀雲鶴平遙學記士之童入黨塾壯游膠泮者猶荆璞未剖藍石待鑿烟質純幹得全於天

介休縣志萬歷間邑令史記事云每嘉士大夫敦朴有古風獨慮民習於奢幾不可訓且崇佛重禱市利輕生而少知教

舊志孝義民性敦厚婚喪周濟不吝

臨縣志土阜平叢川流迅厲其民悍而不好感而易從石樓縣志其性醇其俗儉樸畧少文男不經商女不織惟農是務棟宇不飾民多穴處

舊志永寧土瘠民貧野曠人稀士多慷慨民亦質直勤於業農拙於服賈衣冠文物頗有古風

舊志寧鄉地瘠俗儉無奇飾無逐末

元和郡縣志汾州貢龍鬚席石膏麻布菽粟石州貢胡女布龍鬚席麝香麻布唐書地理志汾州土貢鞍面氈



龍鬚席石膏消石石州土貢胡女布  
席蜜蠟燭莖

羹

王世貞酒品云羊羔酒出山西汾州  
義等縣白色瑩徹如冰清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

山西通志酒有羊羔玉露豆酒火酒之名  
羊羔玉露尤美宋張能臣酒名記有汾州甘露堂柴胡出汾陽孝義永寧味殊  
汾州貢三七今無

呂氏春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  
自為賦詩曰有龍於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

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  
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  
或遇之山中負釜蓋荳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  
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  
終身不見

劉向說苑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  
五蛇從之周遍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  
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王嘉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鴉繞烟而  
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

思烟臺

後漢書周舉傳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崔鴻十六國春秋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淹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問徐光光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遵或者以爲未宜替故有此災矣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畧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

魏武帝明罰令禮部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長奪一月俸

黃憲天祿閣外史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邪曰泰昔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漸色乃稅駕於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

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緼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  
遠皋二子聞而淒然

漢紀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講書  
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  
近朱藍

晉書楊方傳賀循報書諸葛恢曰昔許子將拔樊仲昭  
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  
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  
經古豕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豕行恭戲之曰林宗  
豕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  
見林宗從豕出著大帽吉莫鞞操馬鞭問臣我家阿貞  
來否

商芸小說郭林宗來遊京師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  
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乘薄笨  
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

語林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  
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裴松之注三國志於鍾會傳云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  
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

更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  
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  
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  
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  
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  
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  
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因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  
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  
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  
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

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  
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更納正嫡賈氏又云會時遭所  
生母喪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  
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  
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  
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  
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  
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  
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  
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  
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  
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  
沉醉會兄侍中統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  
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  
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  
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  
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  
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  
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  
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  
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  
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  
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  
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  
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  
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  
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

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賜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又云：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觀此，則會自作其母傳，誣辭虛飾，誠無足取。而舊志及孝義縣志載之，節婦且以張爲鍾繇妻，孫爲妾。據魏氏春秋，孫寔夫人，且孫出而更娶正嫡，賈裴松之云：鍾繇於時老矣，而方納正室，以是言之，繇前此豈無正室者？和孫爲正室，無疑。貴妾攝嫡之言，會之辭，誣也。

周書王羆傳：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氏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授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邦，俸祿殷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卽力所不堪。若科發

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  
魏書薛懷吉傳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懷  
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  
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避寒熱性少  
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  
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於將別贈以錢  
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梁書海南諸國傳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  
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  
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  
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浴  
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  
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  
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  
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越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  
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  
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  
三舍利及瓜髮各一枚髮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  
所造塔西造一層塔

歐陽修歸田錄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  
余時爲學士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  
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不  
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  
維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  
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馬永卿嬾真子洛中士人張起宗字起宗以教小童爲  
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  
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  
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白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  
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下者出算子  
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  
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當對案而食者九  
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  
飲宴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  
日公獨游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  
人對曰老張先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文與之  
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  
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  
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



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聞見錄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爲崇正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讀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東坡別集蘇子瞻出守錢塘來別文公公曰願君至抗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有興也便箋

石林燕語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幾八十年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上以爲名言

明道雜誌文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吏皆獻詩

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邪？有一客詩綽約肌膚如處子，蓋用莊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願爾得婦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青子也。

元好問忠武任君墓碣銘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謔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爲飛語，搆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血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蔭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

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淳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鄉府所薦惠民早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徃徃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甚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庚寅收世科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唯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旣久靈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

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耐於郡西南洪洞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奸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碑甫立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

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  
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猝爲  
謾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  
不自知。矯亢忌嫉。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  
視正人端士。若有血讐。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  
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之國。有不恤焉者。迨其受病旣  
深。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搽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  
蔡呂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  
黨爲耻。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嗣。而後之名鄉才大  
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  
未之思與。銘曰。善爲言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  
於九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得推其原。至於人衆勝  
天。而天定亦以勝人者。蓋當以我爲知言。

張鼎新撰張丞相公求援於岐時  
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斯奔蹙。艤舟不得  
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  
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解。

賈至撰授蕭晉太府少卿制。門下官相之位。亞卿之職。  
朝廷所精擇。必惟其人。守西河太守。蕭晉。陽城太守。嚴  
向等。歷踐中外。皆聞政理。涉於艱難。尤著誠節。宜司長

府之劇式備儲闈之選晉可守太府少卿同可太子左庶子

蘇頲撰授崔隱甫洛陽縣令制正議大夫行汾州長史崔隱甫抗迹清循在公明察素稟才識早聞簡鍊故以正而不撓和而不同迺眷有洛是稱中土百里居官四方作則宜副曹摠之選俾旌王渙之能可檢校洛陽令散官如故王者施行

朱竹垞曝書亭集余次應州避雨馬神祠下前有施食臺刻石列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心異焉俾從者覆而觀之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則其蓋也考後唐家人傳無官汾州者惟明宗之父電墓銘無疑也史稱明宗無姓氏太祖養以爲子不知其父冒姓朱邪者久矣乃言於按察副使曹公溶徙之於州學

裴士淹白牡丹詩序開元末士淹爲郎官使幽冀回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爲都下奇賞

周佑韓醫婦記畧余母患噎病七日湯勺不入口氣奄奄至盡聞介休韓婦治噎有奇效僕馬迎之來以花椒煮水令屢漱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

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令咽其液數以指搯咽喉外用箸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卷之狀若虬龍能蜿蜒動婦言咽入者其物一一居喉一居心坎上仍治如前法復出一物隨呼作麵茶食之三日而起贈以錢絹及所乘馬婦取錢餘謝不受嗟嗟昔秦越人治號太子太史公奇其事今世病噎者百無一生婦能舉奄奄垂盡之氣三日而起之其功豈在越人下也吁韓婦有奇術而能不貪亦異人哉因紀事以勒諸石

華嚴寂大士墓銘曰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爲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君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鄂城師以華嚴爲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爲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士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曰吾爲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旣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爲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枕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所得舍利及宅靈異甚多此不

具錄起塢於普照華嚴銘曰大方無隅涉跡則偏攝一切法歸頓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爲大法船一龕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穎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爲大千續高僧傳曇鸞鴈門人家近五臺山年未志學便自出家大通中遊江南還魏移住汾州北山石壁元中寺今號鸞公巖

通志元梁誌通介休人號達眩子元丙子間慕道西遊終秦之玉泉觀或遇於長安灞橋與使客傳鑰封煙霞無爲真人

通志明范榮字子蘭介休人永樂甲午舉人任江西興國令相傳僧遇仙人張三丰遺詩曰鐵笛風吹破曉烟相逢又在十年前曾將物外無爲事訴與毫端不盡傳白髮垂纓君已老吾言得路我爲先世間舊景只如此何不同歸一洞天成祖朝邑人忽遇榮於京師榮約終日飲邑人笑而去後成祖物色三丰不得徵知與子蘭友因遣使至介休訪之邑人云見子蘭於京邸遂與偕往榮曰吾固知君之必復也相與傾倒頃之竟不知子蘭所往

通志明王元寧鄉人少貧負薪同樵者歌詠胥叶仙什

娶妻未婚薄遊燕習吐納術既卒太監梁訪將殯之啟棺無迹人復見於關西連雲棧中

通志明王綱居孝義北姚村之古廟終年不舉火嘗約人遊五臺其人不告而去至山下道人笑迎之已先至矣又送下山囑曰我所居屋勿爲風雨毀壞及其人歸道人乃立化古廟中計卽山下笑迎日也因立碑以誌異云

通志明高神仙臨縣人少遇異人授木尺病者擊尺輒愈冬時浴湫河冰立解

通志明孫浩遠字雲際自號樂陽子永寧州人得五雷天心正法禱雨立應以符藥濟人疫癘多解後羽化孝義縣志吳悉達始居聞喜兄弟二人以報父母讐避地來居門內和睦敬愛賓客恤窮乏不吝傾橐遇恩贈其父官欲改葬亡墓所在哀訴於神忽足下地陷得父棺有司以問於朝

介休縣志東嶺谷村民收養一白牛一日牛忽言曰吾乃泓中白龍神也久居於斯被黑龍所困約明日與戰見有黑氣可助我以礮倘得驅黑龍去吾可安居於此以濟爾鄉次日衆至泓所果水波沸騰黑氣四塞卽如言助之旋見黑氣冲天而去因名爲白牛泓



介休縣志文家莊舊無龍王廟相傳昔年南山水漲時  
忽漂一巨石於此其狀如牛一老人夜夢石作人言曰  
吾白牛泓中龍神也可建廟於此以爲邑中禱祈之便  
遂立廟祀之今廟中有池池中尚卧大石

平遙縣志俗健訟平居里閭及市井之間片言相左拳  
歐挺擊刃刺軌石齊下惟恐不死或以睚眦或以言語  
或以數十文錢致殺傷者率以爲常及陷罪當坐則憤  
然而已至於受笞公堂忍死吞聲不出一乞憐哀語杖  
刑之下亦不移地尺寸有痛楚弗堪滾離所伏階墀地  
或上下左右者鄉里率薄鄙斥下之以爲非夫此人終  
世爲親故所不齒當杖之時父兄持瓦石立堂外謂之  
曰汝如敢移那尺寸地卽非吾子出衙吾卽立斃汝矣  
以故忍死受責如木石人者其悍且愚如此而畏官府  
復如神明

平遙縣志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鹽運司發國稅銀  
萬餘宿洪善鎮被賊五十餘人劫去本鎮按察司承差  
李得智鄉民曹廷瑞劉權李質率領鎮人李得海等八  
十餘人趕賊奪稅還鎮四人爲殿皆以力捍被殺撫院  
楊嘉其奮勇捐軀各給銀七兩爲葬埋資鹽院汪以事  
申戶部各賞銀十兩仍免其子差徭十年匾其門曰殞

身王事

平遙縣志劉澤民字潤卿少慷慨重然諾才智絕人然任俠使氣人不敢迫視年四十卽長齋布衣折節行善事修惠濟橋量工度材雖尺寸必周凡經營八九年而橋成他如平道塗收棄嬰多有力焉太原傅徵君重其行誼與之交

平遙縣志張三樂字玉吾國學生順治元年土賊李虎侯應任國啟等大肆搶掠所在振驚六月六日圍困南鄉之段村村堡淺卑勢將傾潰賊中忽揚聲曰與我千金者我當釋爾以去不攻也三樂曰堡一潰此中千百人老少婦女生死存亡名節所係千金小事耳吾何惜焉遂出銀一斗令數人持至城下益以酒食羊豕賊相視喜出意外遂引黨去數日復還欲攻人曰賊耳雖捐金無益也其言曰彼攻者首領李虎也侯應獨不可曰吾曹雖作賊亦有信義人以千金與我許而復悔如此豈得名賊乎竟引之去

胡庭李節婦傳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妬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託索器物肆媒媠李察其爲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約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

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鏗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爲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啟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衆賊出封其門已丑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同時史家堡張氏女者十四歲于歸憚男子拔簪刺夫股夫怒竟遣還送不復嫁乃僦陋巷傭女紅自給夫謝而迎之曰我幼穉無知畧不相矜恕何顏更相見卒不往獨居五十九年病一夕歿

